

贾平凹 著

废都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贾平凹 著

废都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都/贾平凹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7. 1
ISBN 978-7-5039-3170-3

I. 废… II. 贾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5993 号

废都

著 者 贾平凹
点 评 陈 泽
策划编辑 唐建福
责任编辑 张勍倩
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
责任校对 方玉菊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网 址 www.whysch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200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开 本 720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 24
字 数 310 千字
印 数 20001—25000 册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170-3/I·1488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贾平凹 原名贾平娃，生于1952年，陕西丹凤人。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，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、《长安》文学月刊编辑。现为全国政协委员、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82年后从事专业文学创作，出版有小说集《兵娃》、《姐妹本纪》、《山地笔记》、《野火集》、《商州散记》、《小月前本》、《腊月·正月》、《天狗》、《晚唱》、《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》、《贾平凹自选集》，长篇小说《商州》、《州河》、《浮躁》、《废都》、《白夜》、《秦腔》，自传体长篇《我是农民》，散文集《月迹》、《心迹》、《爱的踪迹》、《贾平凹散文自选集》，诗集《空白》等。作品多次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、散文奖，并获“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”。长篇小说《废都》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，《浮躁》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，《秦腔》获香港浸会大学“红楼梦世界华文文学奖”、“中国小说学会奖”。



责任编辑：张劭倩

策划编辑：唐建福

文化艺术出版社
whysbooks@263.net

装帧设计 / 蒋宏工作室

www.whysbooks.com.cn Tel: 010-82082911
中国最美的书籍包装的机构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

目录

废都 / 1

白朗 / 67

美穴地 / 129

晚雨 / 1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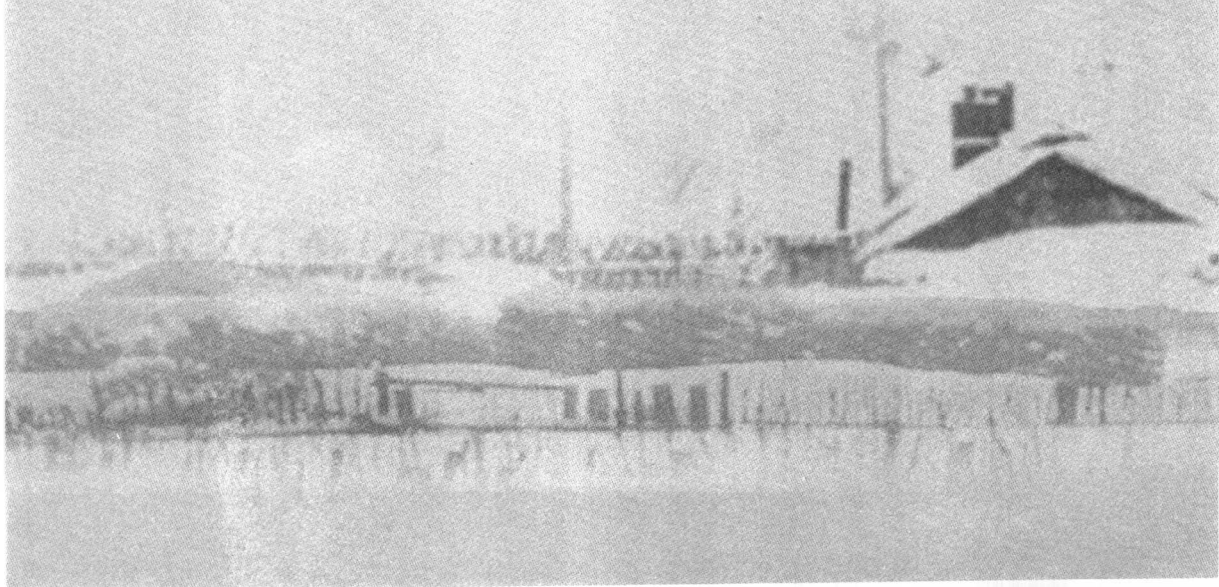
鸡窝洼的人家 / 249

附录一 评点本的由来 / 368

附录二 评注本的跨世纪之缘 / 371

后记 / 379

废
都





夕阳一照，黄河岸边的土城里一切都辉煌成古铜色了，风并没有扫起，古槐上生发了无数的鸠鸟，呼啸着卷上了天空，于浓重的暮色里搅出铂的纸片，陡然又收隐入树中，如旋风倒吸一般，静寂无声，古槐依然了雍雍富态。这百年物事的老树是成精了吗？树叶怎么会是鸠鸟呢？鸠鸟原来是树叶，冬天里古槐也就不秃了吧？光着膀子额上又贴了花椒叶子的邱老康扳动着井台上的辘轳，思想最后一趟送去水的人家，却为越来越多的奇妙事体而疑惑了^①。一个长长的夏天，云彩里没有滴下一口雨水，整日价吼风，镇河楼顶的碧玉琉璃脊柱却被扫荡了，邱老康也觉得水井似乎总在移动，有几次夜里，井台明明在篱笆的里边，天明却在了篱笆的外边，是风把篱笆移了方位还是风把井吹走了？邱老康到底自认了自己眼花，发出垂垂暮老的浩叹。但是，酷夏里黄河也枯瘦了许多，井水没有涸，且旺得高出往年的吃水线，这是邱老康好不得意的事。现在，井绳一抖一抖拔上来，他就禁不住激动了，仿佛整个土城也随之颤颤巍巍，遂坠入一种很伟大很神圣的境界里，唱秦腔曲子，把盛了水的四个哨桶挂在了毛驴背架上，还要嘴凑近桶沿喝那么几口，把胡子和前胸弄一片湿湿淋淋。绕了篱笆，穿过廊房台阶，要走出石刻砖雕的花门楼的时候，扭头却看到了照壁的左下角，一堆瓦砾边，新生了一窝七八枚的蘑菇，胖胖^②地惹人。

“匡子！匡子！”邱老康喜欢地叫起来了，“你瞧这是什么了？”

匡子的房门挂着铜锁，贴满了窗花的窗子也掩得严实，一只棕红蟋

① 平凹小说起笔多散文笔调，是写景，也是在写情节。“奇”事来，落点都在井和送水上。

② “胖胖”二字新奇夺目。

蟀在门墩上跳了一下，不见了，或许匡子在爷爷睡熟井台上的机会就往街上闲逛了。这女子！邱老康咕嘟一句走近照壁左下角，却不忍心去碰那蘑菇。蘑菇都是狗尿过的地方生就的苔，家里不养狗，哪儿就生了这和和尚头一样的小仙物儿呢^①？匡子已经发现，作想再过几日刨了烧鲜汤吧。

驮水的驴子在街上走，邱老康在裤腰带上拴了一圈的骨片水牌也蛮有节奏地响。^② 踏磨得中间凹下去却光腻映人的石条街面，有谁家的猪吊着一溜奶子一步三摆，捡粪的人就拿了铲子和铁勺紧跟在其后，但终未能及时接住，一摊很脏的东西就腻了一片。邱老康虽然在这土城里属于农业户口，却仍看不惯那些吃毛粮的人家放野猪。瞧那光光堂堂的街房墙壁，偏钉了粗糙的木橛，挂了辣子串、烟叶和一片一片用绳儿拴着的萝卜叶儿，城也不像个城的^③。

这是土城西街，过了西街到十字街心，往南漫坡而上就是城南门垛。城门外有贯通的公路，已沿路新建了一条大街。邱老康听见了那新街上往复奔驰的车声，却眼瞧着这漫坡路的两旁开始了夜市的摊铺在摆设：掌柜们都收拾清了货品，然后拖出竹床，泼上了水，仄卧上去摇竹皮团扇了。夏日的土城活着是夜市，那里的摊铺上同摆了高跟皮鞋和葛麻草鞋出售的。邱老康就感叹了，旧时候的妇女都要把脚缠得小小的，如今穿高跟鞋还不是缠脚的道理，只是人越来越奸巧，不伤脚又能有缠脚的好办法。唉唉，那墙头上又多了几张写有祖传秘方治性病的江湖郎中的告示了！邱老康边用手扇赶着一只追逐他的风火眼的苍蝇，边忙向土城唯一的十字街心的那个岗楼里的警察打招呼，但警察已经打

① 和尚头一样的蘑菇，一种性的意象。

② 始终不离“送水”是一大文眼。

③ 废都之废如是也！



盹了。^①

警察是个半老年岁的驼子，与邱老康忒熟，常要在水驮子经过的时候，拿一个特大的瓷缸拂开水桶上的高粱棍儿浮子舀了水去，就在岗楼的电炉上煮茶。一满的土城里，守着坡壑下汪汪汤汤的黄河，却是世世代代吃着很涩苦的碱水，虽然有四个大井，虽然新街上的楼房的自来水还用漂白粉漂过了，但邱家后院的井水之清冽甘甜，仍使邱老康送水的营生大受欢迎。

“苏警察，苏警察！”他轻声唤着。苏警察还没有醒，这个最宜于做广告的人没有舀了水而同时咧开了满嘴的牙说：“喝了你的井水，黄牙果真瓷白瓷白的了！”邱老康看着苏警察想：古时候，土城的皇王出驾坐金镶银镂的大车，并排的三匹套大马的，街面儿该多宽，有没有警察呢？

这么想着，就为自己的所想而生出几许得意，睁亮了眼睛也视周围，邱老康觉得周围的人及物事极为亮堂，以为是自己视力大增，但旋即感到异样，黄昏的天里一切全没有这样光亮过？便听得有人惊叫：哎呀，天上出来四个太阳了！街上的人就都驻了脚往天上看。邱老康抬了头第一眼看到的景象使他震蒙了，果真有四个太阳赫赫煊煊，就悬在西斜的空中，相距并不甚远，一溜儿是三个，另一个稍有偏离，恰与其中的两个形成三角位置。傍晚的太阳原本是金黄的，新生的三个太阳却红若炉中热铁，且燃烧得就要流火，一会儿似乎为方形，一会儿又椭圆起来，稀溜得如是液体，空中地下就亮得发红，发蓝，末了就一尽儿惨白，邱老康还要看第二眼，眼疼得如针扎，低下头来明明是看着一切，

^① 平凹的长篇小说《废都》中也有这样一个岗楼，也有这样一个警察。虽有关联，但又相互独立。

渐渐竟一切立体变成了平面，最后什么也没有了，手伸在眼前不见五指。^①街上在这骤然间一片嚣乱，而拖拉机戛然止了发动，谁家的小孩正吹口哨，后半音也哑了，接着许多人在叫，在哭，有了跑动，脚步杂沓，竟有人重重地将他撞倒，且感觉里又有数只脚踩了他的腰踏过去。邱老康在地上足足躺了两分钟，以为他的眼睛是瞎了，不想却又慢慢看见了东西，他赶忙拍打了一下叫声十分难听的毛驴，毛驴在原地上为他踏着步子，是的，毛驴是活生生的毛驴。邱老康这才注意到满地又是古铜色的夕阳光辉，而天空又恢复了只有一个太阳的原状，满街的人皆痴痴呆呆的如一片立卧的木石。

“这是日蚀了！”邱老康终于说。

这怎么能是日蚀呢？日蚀为日消失，刚才天上是四个太阳啊？！邱老康为自己的说法所困惑，七十多年里应该阅人阅世很多，却从来没有经历这种异怪，难道日蚀之后完全黑暗是什么也看不见的，有了四个太阳的完全的光明也是什么也看不见吗？邱老康噢噢地省悟着。^②

邱老康再不敢耽误，拉驴匆匆往东街去，按水牌订户送了井水，再不立在那里同取水的某一家女人说谗话，让人家喝一口水喷在他的脸上或是过来拔一根他的胡须，很快回家在堂屋里独坐喘气了。

邱老康想：怎么就会有四个太阳呢？而且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出现四个太阳又光芒强烈得那么厉害？他觉得这个夏天异常，很惶恐。匡子还没有回家，天彻底是黑下来了，从水井里提出吊笼，胡乱扒吃了

^① 完全的黑暗人是看不见什么的，完全的光明人竟也看不见什么吗？（见长篇小说《废都》第3页，北京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）

^② 这里和长篇小说《废都》描述了同一场景，此处注重通过邱老康一个人物的感受来叙述，但长篇小说中是以众人的感受来铺陈，此中篇和长篇立意结构乃不同之处也，一处是正文，一处是旁文，此乃文字掩映之妙也！如《金瓶梅》中写西门庆乃正文，写武松则为旁文；《水浒》中则相反，写武松为正文，写西门庆则用旁文。文法结构，古今一理！

中午剩下的存放在水井吊笼里的凉面，邱老康就死心眼往林青云家去了^①。

林青云是懂得天地玄黄的，土城里，邱老康敬服的就唯此一人。在新街后的坡岗处的林青云家吃了一碗小米干饭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到很久了，天上四个太阳的问题并没有探出个究竟，邱老康却醉醉醺醺步下山岗，山上的璜元寺正是敲了钟声。竹木萧萧，夜露沉沉，他一脚高一脚低，看见天上明月清浩，人走月也走，人停月亦停，一直跟随亲近。邱老康文墨并不深，不晓得哲学，却能想到月亮是不老的。当远古的岁月里这个土城还是一个并不大的国都，那些皇王、王后、文臣武将抬头看的也是这轮月亮吗^②？遂也想到他家后院的那口水井，县志的书上都写着的，那时是供得一城人的吃用，偌大的一个水局子，家家买水牌，水夫七八十。唉唉，现在呢，往事皆非，井的口上只留有井绳勒出的三处一抻长的绳渠道儿，邱老康又要感慨沧桑的变迁了^③。

站在新街上，更深夜阑，灯火已熄，月下的城墙如山静伏，女墙的垛口正透了浅淡的夜空，愈发暴露了黝黝的女墙峥嵘，使古城墙显得异常厚重庄严。遥看下去，城外的黄河道上一片明白，但明白的并不是水，是沙滩，白日铜汁一般的黄河流水夜里则是黝黑如铁了。邱老康依然能听到沉沉的水声，似咀嚼的细碎。那隐约如塔一样的镇河楼上，风铃暗动，鸟是一满^④都睡着了。

邱老康的身子越发不胜酒了，在走过城门洞之际极想唱一曲秦腔，但突然一辆卡车从新街上急驶而过，竟使他受惊得一个趔趄险些跌倒。

① 有了异事，当出异人，林青云是该出场了！

② 岂不“废都”乎？

③ 此废都非彼废都，彼废都指西京，即西安。此废都虽也有水井，也有城墙，但只是土城，应在汉中、略阳一带，古时此地许多小城都曾被不同的小王朝建都。

④ 一满，北方俗语，“全部”的意思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如闪电的灯光刷地照过，他一扭头，发现了在城门洞前的一棵树下正站着一男一女，几乎又吓了一跳，心下倒怨怪年轻人越来越不怕鬼了，站在那么黑的地方。^①当他再看一眼，车灯就要消逝的瞬间，那男的倏忽在女的脸上亲了一口，极快地，也极响，慌忙逃跑。女的双手抡起来，却打在空中，说了句：“你……坏！”邱老康酒醉顿消，兀自脸发烧了，因为他认出了那女的竟是匡子，也同时猜出了逃走的那一位。

邱老康为知道了匡子的秘密简直欢喜得笑了，赶忙紧闭口鼻，在黑暗里蹑脚返回；他要看看孙女回家后是怎样地说话，他要逗逗她。

回到家里，匡子果然没有回来，邱老康就独自睡下了。孙女从五岁时就一直同他睡在这炕上，十六岁起却嫌起爷爷的脚臭，收拾了厦房独处一室了。^②在这个世上，邱老康唯水井和匡子是他的生活依托，也是他在土城里堂堂正正活人的最引以骄傲的资本。

门推响了，匡子回来了，是轻手轻脚的。“把门关好，下了贼杠吧。”邱老康说。匡子一下子重手重脚起来。“爷爷还没睡着吗？”“哗啦”掀开卧屋门，一边叫，一边划火燃了灯檠。邱老康瞧见她脸色红扑扑的好看^③。

“爷爷这么晚了还没睡着吗？”

“你把爷爷又搅醒了嘛！”

“爷爷不知好，人家关心你，你倒不领情。爷爷，你晚饭吃了吗？”

“你不回来给爷爷做，爷爷当然吃了。”

① 爷女皆不能识人。

② 女子到了这个年龄独处一室，当然不仅是因爷爷脚臭。许多男人的脚更美，却可以在同一个被窝里酣睡！

③ 恋爱中的女子有哪个不好看呢？



匡子就趴在枕头边，给爷爷笑笑，但立即说爷爷喝酒了，好臭^①。

“匡子是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到秀秀家去的，秀秀要我剪窗花……”

“怕是看戏去了。”

“我才不去戏院哩。”

“你看着爷爷！”

街上传来卖烧鸡的叫卖声。那是一位秃子，每晚子时前仍提了烧鸡盘儿，撑着马灯，沿街营生。邱老康差不多喜欢这时去买一块肉来下酒的。很窘的匡子就不看爷爷说：“爷爷不吃烧鸡了吗？”

“你去吃吧。”

“我吃过了。”

“吃的什么？”

“贵妃。”

邱老康常说匡子如果活在上古时候是会做娘娘的，娘娘吃鸡就要吃鸡腿和鸡翅膀，鸡腿是跪（贵）的部位，鸡翅膀是飞（妃）的部位。

“不是吧，是鸡舌头。”

“鸡舌头？我才不吃的。”

“没吃？那么鸡舌头是把我匡子吃了！”

匡子不自觉地用手摸了一下左腮，想起了刚才的一幕，便一口气将灯檠吹灭了，说：“爷爷，不说了，睡！”笑着跑回她的厦屋去。

< 二 >

对于天上出现四个太阳，林青云走访了凡是城中的人，都说见到，

^① 刚才亲她的那个口应该是不臭的。

而城外的人则一概不知，就晓得这是一种预兆了。但预兆的什么，林青云几个昼夜地在家里摆开《邵子神数》，仍是弄不透这本书查阅的方法。^①

北宋的邵子一生不求做官，跟随陈抟在华山上观星占卜，后独居在这座土城当年一个并不大的国家的都城的镇河楼花园里，开始了二十年玩弄数字的生涯^②。在他的眼里，每一个数字都是宇宙天地的某一密码，他常常口诵着一组数字，接承着天地玄冥中的信息，强身养性，明慧睿智，而谑笑世间的和尚只会早晚念那佛陀。为了显示这些数字的奇妙，他重新排列组合，又换变为谶语，编撰了一部类似辞典的书，只要面对着每一个来人，从其五官结构，形态言语，来时的方位，即可推断出一个三位数来，又以此三位数在书中查出你年庚大小，父母姓氏，以及所求之事，进而演衍星云更移，寒暑变化，朝廷兴衰，家道祸福。邵子临终，将此书传于大弟子，却又授查阅此书方法给小弟子，两位弟子竟各怀鬼胎，一个不愿将书明示，一个也死守方法秘而不露。十年后，小弟子勾结了强盗杀了师兄，以重金从死者后代手中购得此书，但师兄后代售书之前又暗中抄录了一份，待到这位师弟得到神书的当日，才要查阅验证，天上突兀兀一个火球落下，人便焚死地上形若焦炭。自此世间只有这两部抄本流传，皆言是神奇妙书，却无人识得了。^③

林青云得到这本书的时候，正是三十二岁，他在璜元寺里做道士。“文化革命”运动了，一个夜里，无数造反的人进了寺来，废了老子坐像，坏了菱花门窗和庭院烧香焚纸的大铜鼎，限令三日之内道士还俗。道士们遂鸟兽散。林青云想：就这么走吗？他看中了厢房窗框上的一页雕花木板，日后做俗家人也有了物件作念。用力一推，板是掉了，又掉

① 此废都虽非彼废都，但此处的林青云却就是彼处的孟云房！

② 神奇又神奇，方称“小说”。

③ 纵有神机妙算，却没能算到自己，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！



下一个油布包来，里边竟是一本纸张糟脆的线装书籍，这就是《邵子神数》。

林青云早就听过这本书的传说，当下伏地磕头，对天叩谢，时秋风萧瑟，黄叶满地，将书匿于怀中，遁出了山门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寺院重建，林青云重新回到寺里，但三年后却又还俗，从此再不思恋寺院里生活。一是因为寺里人事依然复杂，为一个道长的权位勾心斗角，林青云明白了人在世间并没有个清静寂虚所在；二是他一心淫浸着那本《邵子神数》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是从寺里得到的，专意要在后半生里能讨论出神数的查阅方法来。可恼的是林青云十数年过去，仍不得其解。

这一夜清月皓空，门外蚩蚩繁鸣，林青云苦守孤灯，搔下许多白发下来，在一部聒杂的虫乐中哀叹起自己的缘分浅薄、蠢笨无能了。

儿子却提着一个纸箱踉踉跄跄回来，在门框内的土凸上拐了一下脚，嘟嘟囔囔发恨，抄了锨就要把土凸铲平了去。

“不要动！”林青云正烦躁得无处发泄，骂了一句娘的脚。

“咱这家越来越不像家了！”儿子说，“进屋是进山吗？”

门框内是有一个土凸的，这是长年以来，下雨天在外踩了泥，进门在那里蹭泥聚起来的。土凸越蹭越高，几乎与门框齐平，凸后却渐渐成了深坑，只要稍不注意就把脚窝了，但林青云不让铲，说这是福凸。福在哪里？林青云当然联想到《邵子神数》，那年得书还俗一住在这里，不久土凸就形成了，他曾祈祷过若是土凸越来越高，他就可能解出查阅方法的。儿子还要铲，林青云就扑过来把锨夺了。

“爹，你别信那本书的邪！”儿子说，“那书你看了十几年，你知道天上为什么出现四个太阳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林青云说，立即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人都说爹知道，爹也不知道。”儿子分明是冷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